

也。四民失其业而游食者多，其势必求有所倚托以为生。有倚托即有援引，而营求窥刺之术日出而不穷，乃使士不安于塾，农不安于野，亦并不揣量才智之奚若，而安坐以求倚托，坐享其利，而不必问其所职司。呜呼，即此扰扰之人心，以乱天下有馀，而相与群趋而习游焉，以是为应然也。此人心所以日敝，而风俗之所以日偷也欤？

廿七日。接姚恩培及席山两信。紫竹坡李氏族姊、三梓桥戴氏族姊同时并至。溽暑方隆，而以一老妇数十里枉视，既苦行者，而以暑日住宿无所，主人经营位置亦良苦也。假期将满，一事未能料理，而日有酬应之烦，令此心百不自适。接志城书，论立煌之横悖，以为刘氏从母之戾气，子妇郑氏又以其乖戾之气继之，其不足以裕后而保家，宜矣。而昌猷犹能守其业，哀而取之，以资立煌之悖出，此亦祖考之宜怀怨恫者也。太史公曰：孔子罕言命。盖难言之也。戾气积于闺房，而延祸于遗孽，亦岂非命也哉！志城筹商三款，其二款吾所应行，其一款处理立煌家事，非吾力之所及也。

廿八日。接唐景星、吴陶村及笙陔叔及席珊各信。邀唐羲臣、张勉斋、李伯（抡）〔伦〕、仲芳、易直卿、萧子萸小酌，仲芳不至。致李镜浯、（李）〔吴〕晴研及育之、秉文、敬修各信。羲臣言：北乡蓝家洞、向家洞，蛮乡也，家蓄兵（气）〔器〕，以徒党争胜。以其地僻远，县、府试之期从无所闻，故应试者鲜。曾言之冒小山：令县试时专差张示其地，即人心一振；又酌取其文之佳者，宠之以前列，而诏告之，使以礼让劝化其乡人，人心又益一振；而后酌择其乡老成殷实者四人，责之以息争讼、除兵卫，而惩治其不法一二人，即地方风气可以立变。而冒小山不能行。吾谓冒小山所行，必上司所乐闻者，否则利耳。此何所利乎？亦

豈王夔石所乐闻乎？往时王湛园宰长沙，乡人捕送窃贼至，即释之而给以钱，曰：尔等徒为饥寒所苦耳。邑人相传以为怪。久乃知王夔石语州县：盗贼无办法，万不宜以上闻，尔等自销而自理之可也。于是州县无治盗者。丙子科场士子毁上林寺，劫夺其辎重，王夔石不问，而令长沙府瑞守出示数寺僧之罪，招告捕拿，以宽滋事者处分。于是州县无治聚众为乱者。湖南得王夔石酿乱十馀年，人心风俗乃真不可问矣。吾在粤东，出示准士民拦舆越诉十条，第一条曰：州县讳盗为窃，不收受民词，或有抑勒者，准其拦舆。与王夔石适得其反。鄙人被劾，而王夔石入值军机，天下亦安得而不乱乎！

廿九日。接李仲絮夫妇合淝信，并育之衡州信。朱香荪见示文稿四通：一、仕说；一、养说；一、张浚论；一、温体仁论。盖皆中有所见，而借以发明其义。其持论不必皆当，而所据之理则皆足以自成一义，而切中人心之利病，故为难得。属萧子萸清录各稿，以周浥藻迟延过甚，其势未宜久候也。张力臣、易直卿、李镜浯次第过谈。镜浯语及晋捐情形，章程定自县署；赴乡办理三四十人，四路营求，亦派自县署；总办三人，主通达语言；验缴捐数，收捐填照，一由县署。而自开办时发出火食百千，诸人商议，日一至而已，不开支伙食，辞而不受。比年终，又送度岁钱百千，亦辞而不受。似此亦别无网利之法也。志城以晋捐蔽罪三人，吾固疑之，以为下乡三四十人，岂必能多方渔利，拱手以授之总办乎？抑圣人有言：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三人者，殆亦有招谤之道也。